

海峡两岸人 世代沧桑情

逆旅

郝誉翔◎著

郝誉翔

1969年生于台北，祖籍山东平度。1987年就读于台湾大学政治系，后转至中文系。其后师从曾永义教授主修戏曲，获台湾大学中文博士学位。现任中正大学教授。作品曾获“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”“时报文学奖”“台北文学奖”等。

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

海峡两岸「这世代」书系

逆

旅

郝誉翔◎著

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逆旅 / 郝誉翔著. —北京: 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2.8

(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)

ISBN 978-7-107-24925-9

I. ①逆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0857号

中文简体版©《逆旅》2012年本书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同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重制、转载。

逆旅

NI LÜ

郝誉翔 著

出版人: 殷忠民 罗小卫

统 筹: 魏运华 陈建军

策 划:  华章同人 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

主 编: 施战军 吴婉茹

审 稿: 张华娟

责任编辑: 陈 涓 张好好

特约编辑: 安 阳 袁 强

投稿邮箱: dz@pep.com.cn bjhztr@vip.163.com

美 编: 王 喆 房海莹

装帧设计: 颜森 BOOK DESIGN
设计: 13910562516

责任出版: 郭 绪 张 莹

营 销: 吴海涛 王 玮 徐 瑛 张 颖

联系电话: 010-58759316(零售) 58759871(销售)

网 址: <http://www.pep.com.cn> <http://www.alpha-books.com>

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90毫米×1 240毫米 1/32 印张: 5.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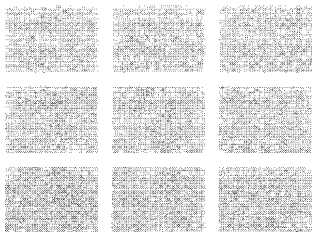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97千字 印数: 0 001-5 000册

定价: 28.00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(联系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: 100081)



这世代，这是我们身处的世代
你的眼泪和笑容
将在这里绽开……

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

- 毕飞宇 《是谁在深夜说话》
李 洱 《遗忘》
魏 微 《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》
盛可以 《道德颂》
徐则臣 《夜火车》

郝誉翔 《逆旅》
甘耀明 《丧礼上的故事》
钟文音 《在河左岸》
纪大伟 《膜》

“这世代”的愿景：两岸青年文学的通航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出生、大致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成名的资深中文作家，两岸互有所知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串。近十多年来，台湾地区在大陆较有读者缘的作家几乎都是“五零后”，比如龙应台、张大春、朱天文、朱天心，这几年又加入了“七零后”的骆以军；大陆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则以“五零后”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“六零后”居多。

大量已经跻身文坛主力阵营的“六零后”、“七零后”以及“八零后”的作家们，他们的创作其实构成了最为活跃的文学生现场。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对这一最不该被遮蔽的部分，两岸尚欠缺彼此了解——“这世代”，在这里就是特指两岸文学在

互相知情的程度极其有限的状况下尚属碎金闪耀阶段的这一部分；“这世代”书系，便是意在实现两岸优秀青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互访和交流。

两岸出版传播体制方式的差异，也许是使得双方作品难以大批量互相引进出版的首要原因。台湾作家大都在某一出版机构下签约，由于不同的作家签约于不同的出版商团，在遴选之后，将他们的著作集中在同一书系的工作，就显得极为繁琐和困难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仍有相当优秀的作家暂时无法让大陆读者更多地了解到。大陆作家在发表和出版方面受出版商制约的状况也已出现。

不管怎么说，美好的愿望是共同的，美好的事业总会有美好的真心来推动。

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魏运华副总编辑，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副总经理，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第一编辑室张好好主任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张华娟主任，以及所有使书系梦想成真的朋友，基于对这一书系的人文意义的充分认知，他们选择了“这世代”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将这九位两岸作家的著作组成的“这世代”书系作为重点选题联合出版，并将五位大陆作家的书引荐给台湾著名出版机构——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。

感谢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五位大陆作家的著作以“这世代·火文学”的名义，同时在宝岛台湾盛装推出。

本书系特邀台湾著名报人、作家吴婉茹女士共同主编，在她的联络协调下，原有台湾作家备选名单中的四人终于与大陆五人一起加盟到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第一辑，没有她一丝不苟的主持引荐和大力促成，就没有书系架构的完整。

“这世代”书系第一辑九本书的作者是：台湾的郝誉翔、甘耀明、钟文音和纪大伟，大陆的毕飞宇、李洱、魏微、盛可以 and 徐则臣，均为当今两岸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“这世代”标志性作家。

每位作家具具有各自的创作个性，而两岸文学心灵的亲近则是不可阻碍的共通性。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精神价值从筹划之时已经诞生，随着作品的传播，意义定将无限张大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 施战军

二〇一二年初夏于北京

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·逆旅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 / 1

取名1 / 10

取名2 / 12

诞生，一九六九 / 15

岛与岛 / 23

摇篮曲 / 33

冬之旅 / 45

 晚安 / 45

 冰冻的眼泪 / 51

 洪水 / 58

回首 /	60
鬼火 /	75
春之梦 /	78
白头 /	92
逆旅 /	96
幻日 /	105
饿 /	108
情人们 /	125
午后电话 /	145
青春电梯 /	152
晚祷 /	154
后记：纯真年代 /	155

写在前面的话

写作给予我的莫大乐趣就是“专断独裁”四个字：一种观看生命的自由姿态。当主体透过文字去选取观看的角度时，我始终相信这过程是被罗兰·巴特论摄影时所说的“刺点”激发、左右，以及运作。关于“刺点”，透过理论推演分析，还不如直截地去感受，因此罗兰·巴特一连运用了三个非常生动的动词来描述：刺痛我、谋刺我、刺杀我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

举例来说，一只抓着咖啡茶匙的男人的手，对安东尼奥尼来说是一个足以刺痛他的“刺点”，是促使他启动摄影机的开端。那么，就让我们回归到这篇序言的正题吧，什么才是启动我写作这本小说的“刺点”呢？应该就是如下的一个画面吧：地点是在一间采取吃到饱经营策略的廉价餐厅，时间是在中午人潮汹涌的十二点半，一个老人和三个女人坐在一起，女人们看起来像是他的女儿们，其中的一个手里还抱着蠢蠢欲动的两岁孩子，这时，

老人忽然放声大哭起来，女儿们有的筷子还来不及放下，就僵在半空中，而孩子继续咿咿呀呀地趴在圆桌上，把玩一块裹满血红色酱汁的糖醋排骨。

这样的画面始终令我耿耿于怀，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，来处理这个日夜不断“刺痛我”、“谋刺我”、“刺杀我”的“刺点”。这篇文章的题目是“父亲”，现在我愿意把整篇文章放在这里。

星期三上午十点十五分，飞机开始在跑道上高速滑行，机翼哗哗撕裂空气，然后拉高，往白云堆垛厚重的空中冲去，消失。近五十年了，父亲终于得以离开这方岛屿，逃脱这一场上帝的恶作剧，一场失去秩序的梦境。“我是应该回去了。”父亲如是说。

我没有去机场送他，因为早上有课，但无非只是一个良好的借口。从教室出来，我坐入车上的驾驶座，连续讲课两个小时后的疲倦沉沉拖住身躯。我呆呆地坐在车中，没有发动车子，瞪视着前方的玻璃外凝住不动的蓝空与白云，许久许久。车上的时钟一分一秒地跳过，提醒着父亲已经距离台湾越来越远。我这才想起，似乎已经许久没有见到他了。但继而转念一想，不过是个上礼拜天的事，我去他住的地方找他，与他共同吃了中饭，算是告别。那是一家老旧的山东饺子馆，是父亲向来执著的家乡口味。我

们就坐在二楼靠墙的小圆桌旁，一只指甲大小黑色的虫子沿着桌缘攀行，小心翼翼地伸出脚来，爬过污黄墙壁的罅隙。而我很少抬起头来看父亲，以致今天回想起来，一切都是那样模糊，仿佛不过是经常出现在梦中的场景，就连我们的对话都是那样的不切实际。

“最近天气越来越凉了。——吃个饺子吧，这是猪肉的，这是素馅的，都挺不错的，要不要来点儿汤？”话语虚浮地晃在半空中，没有因果逻辑的，而语言底下的情绪却被挤压成石砖，哽得人失去胃口，却又不知所云。

这些年来，吃饭已经变成我们会面的例行公事，面对一道道轮番上来的菜肴，总可引出话题，不伤感情的，以免双方坐着窘得发愣。我们总是努力地节制自己，连问候都点到为止，深恐触碰到双方的禁忌或是痛处。唯有一次，父亲竟破例在饭桌上不可抑止地哭泣起来，而我们在惊惶失措之余，都以为父亲是得了绝症，或索性要提早结束这一段风烛残年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才知道原来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决定要以另外一种方式，永远走出我们的生命。

那是近半年前的事，与大姊、三姊一起和父亲吃饭。三姊的小儿子穿着一身白棉袍，趴在桌上抓取食物，手指染了酱，满是红腻的油光，嘴中唧呀叫个不休，这一个蠢蠢不安的充满活力的小生命。然而父亲对小孩的吵闹却置若罔闻，他清清喉咙，开始说：“这些年来我们大家很难得聚在一

起，以后也没有机会了。有些话我藏了几十年，今天告诉你们，算是了了我的一桩心愿。你们从小跟着妈妈长大，难免对我有误会。我以前不说，怕影响你们；但是我今天不说，你们就永远也不会了解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父亲几乎哭了出来。我和姊姊惊讶地对看一眼，没想到会出现这不寻常的场面。

父亲开始说起他一生的历史。民国三十八年，在中学校长的率领之下，他自山东一路南逃，渡海到澎湖，本来要被送回战场，在不依就枪毙的胁迫之下，只好变造身份证，辗转逃来台湾。两年后，他入左营海军当军医，娶妻生子，却不幸妻、子陆续病亡，那时他人在金门，束手无策。于是心灰意冷多年之后，四十岁才又娶了母亲，没想到这一段短命的婚姻在三年内迅速宣告结束，他把我们交给了母亲，自己就在岛屿上四处漂泊迁移，谈过无数次没有结果的感情，直到如今七十岁，孑然一身，不曾置过任何不动产。

然后父亲掏出了当年的离婚协议书，一九七〇年的纸张，母亲的墨水字迹褪色发黄。父亲将它递给了我，愤红的脸已然泪如雨下，鼻子抽搐着，叨叨诉说起他们离婚的经过。我低头捧着那张脆弱的薄纸，听到父亲说着一段又一段我全然不知的情事，那是来自多么遥远的年代，我摇摇摆摆学走路学说话的年纪。然而，真正令我震惊而不能言语的，不是其中的是非对错或“真相”，而是父亲说起

这段将近三十年前的往事时，竟然还如此大声地哭泣出来，完全失去了控制，就在一间人来人往的熙攘餐厅里。

两个星期以前，母亲忽然告诉我，父亲通过中介，在南京相中一位三十九岁的女子，并且买了一栋公寓，只等台湾方面的手续办好，就要马上飞去大陆与那女子成婚。

开始想象父亲踏上大陆的土地，面对久违的故乡同胞和年轻妻子时，是否也会生涩地微笑起来，就像是个上中学的孩子？他将睁着双历经饱满睡眠的清澈眼睛，手中小小的提箱塞着简单的衣裤，一如当年离开的时候一样。只是这一段四十多年的异乡梦魇，也实在太久太长了，远在岛屿上的我们，对他而言，将只不过变成一段烟消云散的传奇故事，是苍老的尤里西斯的回忆——在遥远遥远的从前，有一个岛上……

一段错误的聚合，背负了一生的怨恨。前方教室中走出来三个学生，抱着书本嬉笑着，迎着阳光漫步。我忽然想到少年时候的父亲，夹杂在近万名中学生当中，从青岛搭乘火车，一路流离南下，仓皇经过无数的村庄。“当年怎么想得到，一离开就是几十年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”青春就这样过去了。

父亲低着头在哭泣，鬓边的白发被他的指头拨乱。我知道他说的回不去不是故乡，而是时光。

在上述的画面中，我到底在或不在，其实是根本不值得讨论的问题。当这个画面成为“刺点”的时候，那么，我就已经跳脱在外，而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角度在窥看，扮演一个冷静开放的旁观者，一个保持缄默的倾听者，一个零度的写作者。

于是，在这一人声杂沓、杯盘互相铿锵碰撞的餐厅里，有人在大笑，交换八卦，侍者在吼叫，小孩在奔跑，我却仿佛可以奇异地听见自己体内血液流动的声音，空气分子有秩序地嗖嗖通过我的气管与肺囊。一霎时，恍然置身在一间黑暗的电影院中，前方银幕投射出来的光影正错落着巨大的欢喜悲伤，然而我默默地坐在位子上，右手握着可乐，左手捧着爆米花。我默默地注视着你——一个头发花白的哭泣的老人，坐在一间喧闹嬉笑的餐厅里。矛盾而不和谐的画面正阴鸷地讽刺着这个荒谬的人生，正不分日夜地“刺痛我”、“谋刺我”、“刺杀我”，总使我不禁想要发出剧烈的笑。

生命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诉说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。

在《欧洲特快车》的结尾处，拉斯·冯·提尔吐出催眠般的魔咒：“这辆火车正在下沉，你将会淹死。我数到十你就淹死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”是的，我心里安静地数着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，你的哭泣就会停止了，而这间餐厅里将会有人继续大笑，侍者会继续吼叫，小孩继续奔跑。但当我数到十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哭泣了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……

小说是我的催眠魔咒。

借由写作我爬升到命运的高度，与人的存在互相对立。我以我眼观照这个世界：我在，我观看，所以我创造意义；而这世界也唯有通过我眼与我文字才得以显现。那是一座幽灵盘踞的城市，随着历史而生而逝的事件层层堆积，倾埋成沙砾土丘，死者们的魂魄尚且不甘心地游荡在文明的废墟之中。而我以书写穿越过现实的假面，去追索他们的脚步。因此现实绝非肉眼可见到的清晰固定，它乃是一暧昧混沌的动态。当“刺点”开始驱策我去寻找一条事象的地平线时，那尽头流动闪耀，到底是在哪里？

如今我所写下的文字无他，其实不过在解释这样的一幅画面而已，解释画面底下所蕴藏的奥秘，而我把真相迂返剥露出来。所谓真相永远都是复数的：一个经由我虚构而诞生的“真实”。

这些文字仿佛是我亲手打造出来的一座幽灵城市，但我却还不知道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。我站在城市的入口处忐忑观望，然后坐在电脑桌前，以敲打文字开始这一趟冒险旅行。我将会走到哪里去呢？我将会遇见些什么？我一无所知，任凭自己坠落在阴暗无边的黑洞里。卢卡奇《小说理论》便曾以“深渊”去比喻：灵魂并不知道在它自身中有任何的深渊，然而深渊会引诱它掉进去，或是鼓励它去发现没有道路的高地；当那统治世界并且分发命运的神明，祂的不公不义尚未被人类所理解的时候，这黑暗的幽灵世界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。

灵魂总是向往冒险。

世界的瓦解和无能，正是艺术存在并变得有意义的先决条件。于是我走进幽灵四处游荡的城市迷宫中，试图寻找出口，拨开瓦砾，建造街道，绘制地图，并且努力用十指凿开一道引导光芒的缝隙。

那统一而和谐的希腊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，我们势必要因无家可归的灵魂而受苦。因此小说无非就是透过某个形式，给予这座废墟一种秩序，以为他们立下安息的墓碑，以之安定流浪的魂魄。正如卡夫卡所说：“人们为事物拍照是为了将其赶出心中，而我的故事则是一种闭眼的方式。”

当然，我们也愿意承认：没有发现存在中一份未知的小说是不道德的——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。可是白昼的光，如何能够了解夜晚黑暗的深度？比起宇宙的复杂度来，我们这个世界简直像蚯蚓的脑浆一样。因此，当我在书写这本小说，发现自己在做的竟是一件最愚蠢的工作时，不免就深深地悲哀起来了。

我是一面忍耐着自己的愚蠢，一面艰难地完成这本书的。书中所描述的一切，可以说和现实一点儿关系也没有，它们只会徒然暴露出我的自以为是：以为人生的真相就是如此如此，正因为如此如此，所以如此如此。可是，我越写才越了解到书写的无力与不可能，这本小说的散漫结构，正是我找不到合适（或更贴切地说，是理直气壮）的叙述语调的一个明证。将它们各自分别看待时，或许是微弱而心虚的；但是这种形式的组合，却也在相当